



Unicorn

The Pew of Death

死定席

死定席
The Pew of Death

The Pew of Death
死定席

死亡座席

「日」森村诚一

杨军 译

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之一
首度授权本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al Press

The Pew of Death

死定席

死亡座席

「日」森村誠一

杨军 译



Unicor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座席 / (日) 森村诚一著; 杨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87-2441-6

I. 死… II. ①森…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97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0449

主 编: 于洪笙
书 名: 死亡座席
著 者: 森村诚一
翻 译: 杨 军
责任编辑: 邓晓白
特约编辑: 钟利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死亡座席
森村诚一

死定席
©森村誠一 2006 年
版權代理人: 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mm×235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新的猎物	1
第二章	“持票”之女	18
第三章	幸运之门	28
第四章	漂浮的船	35
第五章	双面游戏	46
第六章	罪恶之胎	60
第七章	野心铸成	73
第八章	征服果实	84
第九章	顺位杀人	94
第十章	情死阴谋	103
第十一章	秘密警察	130
第十二章	平地黑云	149
第十三章	播种之果	155
第十四章	暴露凶兆	167
第十五章	命运反叛	190
第十六章	疑惑触点	211
第十七章	致使遗物	226
第十八章	幽会陷阱	236
第十九章	死亡座席	250



第一章 新的猎物

1

这座池塘位于神奈川县相模市的腹地。因相模平原靠近丹泽山地，所以曲曲弯弯，顺势流淌的河水便陈积在这自然景致与人工开发后的边缘区域。

池塘面积约有1万平方米，周围野生着樱花树和柞树，除了一到樱花盛开的季节当地的人们就前来观花，其余时间则无人涉足。

池塘的名字叫龙栖塘，据古老传说有条龙在此栖息过而命名的，可当地百姓却管叫它“青塘”。漂浮着藻类的池水碧绿混浊，仿佛一条巨龙在此生息，苍寂幽远的水色会使人们联想起它有着那个来历的名字吧。

以前池塘中有许多鲫鱼，成为当地孩子们绝好的垂钓场所。也不知从何时起，朝鲜产的黑鱼侵入进来，把池塘的鲫鱼吃得精光。

因为池塘距相模市较近，且又掩藏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所以在风和日丽的季节，这一带便成了情侣天国。但终因交通不便，所以这古池塘仍然保持着安宁静谧。

有个儿童住在池塘附近，从开始懂事时他就在池塘边游玩。父母对他说这里危险，不要靠近，可对这孩子来说，却没有比这里再开心的游乐场所了。与大人绞尽脑汁研制的人工玩具相比，池塘蕴藏着种种乐趣。

玩腻了可以坐在池塘边凝视着水面，脑海中浮现出五光十色的幻想。可能是池底在冒气，水面不断出现小波纹。他心里想：这波纹也许是池塘的主人——青龙的呼吸吧！

有时他一心想看的池塘主人的真相，便忍耐着恐惧感一直蹲到暮色降临，最后还是父亲前来把他带走。

青塘的池水经常投映在少年心中，就是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以后，他仍时常想起这苍寂古老的水色。

2

弦间康夫在洛杉矶机场还未登上回国的飞机时便盯上了那个姑娘。

她的年龄有二十一二岁，双眸明亮有神，一副理智性的美貌脸庞，她拥有日本人罕见的匀称体型。大多数的日本女性都因双腿丑陋令人失望，而将视线从富有魅力的面容扫向她的全身进而观察时，这姑娘的双腿则完美无缺。从那细俏的脚尖，一直到被绸缎裙子裹着的杨柳细腰，就像一件美术作品一样，呈现出精雕细琢似的外形美。休闲套装内的身子看上去似乎有些消瘦，但凭着弦间那历经女人锤炼的眼力，一眼就看透了她身上关键部位是多么丰满。

倘若将她剥成裸体，她的肉体肯定同想像的一样，而现在是经轻纱素裹，更能激发起男人的遐想。

然而，弦间盯上她并非仅仅因为她身段的魅力，而是由于她的服装以及潇洒的谈吐都蕴藏着高雅的上层社会气息。从外套服装到



提包饰物均为昂贵之物。乍看上去她显得质朴无华，但她本人的气质宛如埋在地下的黄金，从内里放射出光芒，她的一切举止极为自然大方，这说明她的成长环境优越非凡。

女性的天生丽质再受到良好的环境培育，这可谓是艺术品的姑娘啊！但她也如艺术品一样，并没有受到什么触摸，至今还存有一种未受过男人经“洗礼”的纯真。

父母的严加保护使她不知晓男人的危险，所以她就像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没有丝毫的警戒心。身体尽管已发育成熟，但那天真无邪的笑脸，和善近人的态度，活泼爽直的用词，都说明她对男人尚无“免疫力”。

准是个大人物的女儿！

弦间这样认为。父亲的地位太高，所以男人都不敢接近。弦间的斗志油然而起。他深知，搞到这种女人是大有可为的。弦间并不打算把她单单当作发泄欲望的对象。经验告诉他：这种女人是“摇钱树”。

飞抵日本大约需要 15 小时，他准备在这期间寻找机会。

这两年来美国“游学”，大大提高了他应付女人的能力。从日本寄来的学费是来自女人之手，在美国的生活费、游乐费也都是从女人那里索取。

若问他这两年在美国学到了什么，他马上就能回答：“女人。”其实，他也只能这么回答。

在机场验关时，弦间马上跟住那女子，迅速从背后窥视了提交检查台的护照，方知她叫“后町那美”。当然她是头等舱。

弦间暗自庆幸自己也是头等舱。不仅是飞机，列车、轮船、剧院等，凡是有级别的场所他统统都要“头等座位”。

他打算有朝一日也能坐上社会的头等座席。现在嘛，十分遗憾，不能说是坐上了社会的“头等座席”，但今后一定要坐上。可

以说他是为了自己，才专程赴美去寻找专为自己准备的“头等座席”的。

弦间认为社会上无非有三类人，即：坐在“头等座席”和坐在“一般座席”的人、以及没有座席的人。坐在“头等座席”的人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社会只是个安乐场所，人生戏剧也以他们为中心演变。与其说他们是人生戏剧的主角，倒不如说是主客。因为即使是主演，也不过是在主客面前察言观色的角色而已。“一般座席”是你争我夺的，幸运者或能力强者方可坐上，其他人都要滚开。纵然争上了那座席，坐上去也未必舒服。好不容易坐上了，也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失去座席的人夺走。“头等座席”则不同，因为是为自己设定好号码的席位，所以谁也夺不走。

既然作为人而出生，如果坐不上“头等座席”，就没有出生的价值。

那些日子的“努力”果然奏效，没想到在今天归国的飞机上竟遇到了如此理想的姑娘，能否把她搞到手，就看自己的本事有多大了。

头等舱空无几人，这就等于失去了只有她邻座空着的偶然机会；如果要向空姐提出想靠近那座位也未免过于卑俗。人都有一种身体周围的领域感，就是说各人都保持着一种空间占有权，都想确保自己身体周围有一定程度的空间而不被他人侵入。

这空间一旦被人侵入，就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来。身体空间领域根据环境而变化。在上下班高峰时的电车里，身体空间领域就明显狭窄；而在空荡荡的列车、剧场中，它又扩大起来，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眼光测视，根据不同场合，间隔一定的距离坐下。这就是所谓的人类“领地”。

测量身体空间领域要正确，如果搞错这个尺度过于接近他人的话，便为“侵犯领空”，给对方以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对方是异

性的时候，更须注意这身体空间领域。有好多在上下班电车中的性骚扰，一半都是侵犯身体空间领域的行为。

弦间深知这一点，因此没有勉强靠近。到东京之前一定会有机会的——这就是他那“女性学历”所培育的自信。

洛杉矶至东京的飞行时间，加上在檀香山1小时20分钟的起飞时间，共约15小时，所以不必着急。他环视一番，发现头等舱的客人均是夫妇和年长者，似乎没有对她抱有“野心”的人。

由此弦间判断：抵东京之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机会意外地迅速到来了。飞离洛杉矶供应午餐后不一会儿，她就离座向头等舱专用的休息室走去。弦间认定她的行踪后，毫不迟疑地紧跟上去。休息室只她一人，好像是来寻找图书的。

弦间若无其事地走上前去，心不在焉地向书架扫了一眼。为了消除飞行中的烦闷，这里备有以畅销小说为主的通俗读物。由于有了书，这身体空间领域也就消失了。

书架上有几本弦间知道的书，也就仅仅知道书名而已，并没有读过。在日本的她时常给他寄来邮包，其中就有几本与这书架上相同的书。

他斜眼瞟了一下，好像她在挑选推理小说。弦间为了掩饰无事找事的尴尬，便随意抽出了一本畅销的推理小说。这时她正巧看见，不禁“啊”地叹了一口气。

“您也找这本书吗？那么您先看吧！”

弦间马上抓住机会，把书递了过去。

“那不耽误您看这本书了吗？”

她犹豫了。

“没关系，我可以看其他书。”

“那多不好意思。”

“没什么。和您一起旅行，一味看书就不礼貌了。”

“哟……”

后町那美脸上泛起了薄薄的红晕。即使再敏感的女性，听到对自己的赞美之词都绝不会反感的。

明知是无关痛痒的外交辞令，也作为背景音乐听之任之了。然而这种放纵的态度，实际上是允许了对手进一步接近。

“好像您挺喜欢推理小说呀。”

弦间又向深层迈了一步。

“嗯。我讨厌杀人的血腥描写，但喜欢推理的解谜情节，特别是这位作者的作品，扑朔离迷，我很爱看。”

那美说出了刚才弦间让给她的那本书的作者姓名。

“啊，我有好几本这位作者的作品呢！”

“是吗？有《特急死刑》吗？”

“有。那本书恐怕会成为他的代表作吧！”

“可以借给我吗？在美国看到广告时就很想看，但错过了购买机会。”

“虽然我很想说愿意高兴地将书借给您，但到东京之前是不想把书拿出来的。”

“为什么？”

“这是因为好不容易同富有魅力的女性结伴而行啊！初次见面，我叫弦间康夫。”

“哟，您真会说话！”那美用手捂住嘴笑了几声，“对不起，我叫后町那美。”

实际上，她只是介绍了弦间已经知道的名字而已。两个人就这样独占休息室聊了起来。当空姐的广播告知已快到檀香山时，他们方才因时间的流逝之快大吃一惊。

在檀香山机场时，他们更加亲密了。那美说她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因来美工作，她就利用暑假跟随过来了。可是父亲有急

事要回日本，只好把她一人留在父亲的好友家中，让她一人在美国游览。

“令尊大人是个大忙人哟！”

“他一个人特别忙。不论什么事，他要不亲自过问就放心不下。”

“令尊好像经营一家公司吧？”

弦间悄悄地放出了试探气球。

“好像是几家实业公司，我不太了解父亲的工作，父亲也不跟家里人说。”

她是在父亲的经济实力庇护下，未经过风浪波折而成长起来的吧！

“弦间先生也工作了吗？”

那美开始询问了。

“我呀，半是工作半是游玩。”

“大概是跨国公司吧！”

那美再次把目光落在了弦间笔挺的西服上。正因为他把从女人那里索取的钱财大半都花在服装上，所以他自信：同任何时髦的花花公子比较，自己都不会相形见绌。

“跨国公司吗？”弦间觉得那美无意说出的“跨国”若换为“跨女人”则更为准确，他不由得一阵苦笑：“其实，我是奉公司之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两年，现在回日本的。”

“留学？学些什么？”

“系统工程。”

“真是门高深的学问啊！那是个什么学科？”

“是门研究一个系统的经营构造、设计的系统的学问。比如，新建一个工厂的时候，将工程学上的问题、土地、工程管理、劳务等从现在到将来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业学科。”

弦间卖弄起他死记硬背的那些现代用语简要解释了。

“那可真深奥啊！”

那美佩服地点了点头。

“公司之命，不得违抗，可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回到公司后写什么样的报告书呢，现在我都头痛死了。”

“撒谎！到休息室来寻找推理小说，不是悠闲自得吗？”

那美的语气很随便了。

“我只是想逃避那种焦虑呀。我真想就此下去，永远飞不到日本。”

“不要逞强了。如今就想马上回国，你的脸上明明写着呀，‘归心似箭’。”

在飞离檀香山的飞机上，两人谈笑风生，欢畅交流。

3

——是受公司之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系统工程而留学的嘛——在那一瞬间脱口而出，竟回答得如此圆满！就连弦间自己也感叹不已。以前只是将自己的留学目的说成是印刷美术设计、现代美术等姑娘们羡慕的专业，可是那美的父亲是搞经营的，况且她又认为自己是跨国公司的，所以摇身一变，成了经营工程学的研究者了。

弦间赴美确实是留学。他以前在东京一家二流饭店当男招待，从早到晚给客人送菜斟酒，腻烦极了，所以他飞向了美国。

他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在日本找不到合适的行当，到了美国说不定就会有所作为。他相信美国建国时期的神话，认为美国是个机会均等的国家，所以就拿出了年轻人那种愣头愣脑的闯劲。

他首先进入洛杉矶面向外国人的英语学校。他认为只要掌握英



语，回日本后就肯定能派上用场。

机票和住宿费均由在饭店工作时同居的女招待用其积蓄提供。她心地善良，深信弦间修完“洋学”后就能回国结婚的空头支票。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将全部积蓄倾注到了弦间的“留学”之中。

她坚信：只要弦间归国，她就能成为“洋学者夫人”。她只吃饭店的工作餐，衣服也只着制服。为了节省房费，她竟住在饭店工作人员休息室，将积攒下的钱送给弦间。

弦间倒挺惬意，连个盘子也没刷过，尽情地享受舒适的美国“留学”。多亏了她在日本像输血一样的资助，他才得以维持留学生活，因为美国根本没有一份合适的活儿。任何国家都不会无条件提供舒适生活待遇的。

特别是美国，将持有观光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人的劳动视为违法行为，如被移民局发现，就要令其回国，严重者甚至还要强行遣返。可在留学生中，明知违法但仍偷着工作的大有人在。

在这种情况下，连劳动许可证都没有的弦间要想寻觅到一份称心如意的的工作，真是异想天开。来到美国后，他方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日本。

可以说美国是世界“淘金者”云集之处。那些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都是信奉到了美国就能发迹这一移民时代的神话而投奔过来的。以定居为目的的就职条件非常严格，所以就以观光签证和留学签证来美，然后潜藏下去。正因为这里是人种坍塌之国，故此地的生存竞争也属国际性的。

弦间胆怯了。他已被人种间广泛展开的生存竞争的悲惨景象所压倒。单一民族国家的国民，乍到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去，马上就会败下阵来。

海洋把日本与外国隔绝了，这与大陆国家的人们由于受国界限

制不能同接壤的外国打交道一样，日本人也没有对异种文化、不同人种的适应性，对外国人只能以复杂的心态来观察，惶惶不可终日。

像外国人来到日本一样，日本人去海外深入到外国人当中也会陷入歇斯底里般的狂躁状态，再加上语言不通，便更加重了这种窘境。

当初弦间也陷入了这种窘境，成天无精打采，闭门不出。他怕上街。

摆脱这种窘境的机会倒挺有趣，那是与他同一公寓的日本留学生硬拖他到长堤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著名观光地带——译者注）去观光为转机的。来到海岸却没有下水游泳，只是漫不经心地观赏那些躺在沙滩上的食肉人种的庞大躯体。这时，有位中年白人妇女叫了他一声，弦间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便自卑地跟着她走去。谁知他被领到了汽车旅馆里，被玩弄一番后，还送给他 20 美元。

离开日本后一直强忍着禁欲生活的弦间，积蓄了饱满的体能，使那位白人妇女得到了满足。

第二天又到海边去，那位白人妇女又向他介绍了另一位白人妇女。乐于此道的弦间慢慢将长堤城当作“工作场地”了。他在美国的自卑感不知不觉之中便抛到了九霄云外。弦间将以前对日本女子施展的高超技术延伸到了美国女人身上，有关弦间的佳话渐渐在性饥渴的阔太太们中传开，弦间的收入也不断增多。

这种工作既不要劳动许可证，也不需要语言训练，而且能消除自卑感、赚好多钱，真可谓是“一箭数雕”的“最佳行当”。这种卑贱的男人在美国叫做“海滨公子”（原意指冲浪教练），是专门向女人出卖肉体的。

然而，弦间却对这种卑贱不当回事。既可满足旺盛的欲望，又

能赚钱，天下哪有如此美事呢！客人个个都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她们都宠爱弦间。这里没有日本人“海滨公子”，所以他被视为珍宝。她们不光付钱，还赠送各种礼品。多亏了她们，弦间嗅到了上层社会的气息。

日本的恋人仍不断给他寄东西，而在此又有那些蓄满力量的女人结群向他进贡。毋庸置疑，他真能在此定居生活了。之所以丢弃这些荣华富贵踏上归回之路，是因为他名声太“响”，惊动了当地警察的缘故。

及早捕捉到警察动向的是他的主顾。弦间的主顾中有通及警察局的上层。若是弦间败露，她们也要受牵连。尽管禁果尚蕴藏着充足的甘汁，她们对他也是依恋不舍，但商量一番后，还是决定让弦间暂且回到日本去。

在办理弦间回国的具体事宜上，“客人”们十分默契。当弦间尚不知所以然时，机票已经准备好了。送别会虽然不敢声张，但规模却相当盛大。客人中竟有同他挥泪惜别的。金钱之外，他还收到了很多钱别礼品。

出发那天，有好几个人偷偷来到机场为他送行。她们避开别人的视线，以眼光和表情向弦间道别。弦间似乎感到自己已“征服”了美国。

在美国他虽然没能坐上“头等座席”，但给主顾留下的印象却是“征服”的一种表现。尽管这是不知廉耻的征服，可她们仍要回味弦间带来的甜蜜欢乐而徘徊在长堤城吧！

在转过身子背向送行客人的同时，弦间便盯上后町那美了。这是他留美生活中一个阅历的真实写照。

归国后暂且到一直寄钱来的女招待那里安身，然后慢慢找个工作。现在手头上已有在美国赚的那么多钱财及礼品，根本不必急于找饭碗。

弦间凭经验预感到：后町那美今后很可能成为他的摇钱树。

但他明白：这种猎物决不可急于求成。

如果光贪图女人的身子，马上就可勾引，可弦间的目的是要长期吮吸在女人身后的巨大甘果的汁液。为此，现在只能放长线，必须花费时间慢慢收拢手中的网。

弦间正盘算着这一预谋时，空姐的广播说马上就要到东京机场了。从舷窗看到离别两年的日本，是多么整洁美丽啊！远方的洋面上淡淡的夜幕悄然而至，机内人声嘈杂起来。弦间犹如一位精神抖擞的武士，结束了一场战斗后，又重新奔赴新的战场。

4

“我真希望能在日本再见到您。”

弦间伸出了诱惑的魔掌，那魔掌充满了自信。对方是会接受这一招的，因为此前他已充分营造了这种氛围。

“哎，好的。”

不知那美明白不明白弦间的用心，她随即应允了。

“我住这家饭店。”

弦间说出了东京的一家饭店。

“噢，您家不在东京吗？”

那美流露出了惊讶的目光。

“我的父母在神奈川县。留学前我一人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里，现在那里没有空了，只好住在饭店里。”

“你没有太太吗？”

那美的眼光明亮起来。

“别开玩笑，我还不到那个年龄。”

要捉捕猎物，“独身”是绝对条件。况且“独身”也属事实。

“这么沉得住气，想必是觉得太太会自动上门来的！”

“其实我一点儿也沉不住气。可以的话，能把您的住址留给我吗？”

“对不起，光是我发问。好，请您记下来。”

“往这里联系就可以吗？”

“可以的，我等着。”

“要是我莽撞地打个电话，会不会遭到令尊大人训斥？”

“没关系，那是我房间的专用电话。”

“喏，您有专用电话？”

“家里每人都有专用电话呀。”

那美若无其事地说道。每人均有专用电话的家庭实在是凤毛麟角。弦间心想，她到底是什么门户的千金呢。好像那美看透了弦间的心思，便说道：“我家尊重每个人的私生活。我给您打电话吧！”

“还是我给您打吧。因为我早出晚归，一直在外，大多时间不在公司，也不在饭店。您专门给我打电话而我不在，岂不失敬！”

弦间控制住了内心的狼狈回答道。在勾引猎物的时候，没有正当职业和住所是其最大的弱点。他既不能购买电话等候她打来，又不能长期居住在饭店，为此，他自设防线，不让那美打电话来。

再者，他目前只能寄身在女招待那里，所以决不能把老猎物的住址告诉新猎物。况且他也真不知道那女招待的现在住址。

弦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到机场来相迎的女招待避开后町那美。

刚向那美告白是“独身”，眼前就出现了像老婆似的女招待那可就砸锅了。倘若如此，从洛杉矶就采取的接近方案瞬间会化为乌有。

飞机已进入着陆状态，薄暮中的东京街道眼看着逼近了。

国际到达大厅里聚集着众多的接客人群。